



## 情怀作伴好还乡 他们用脚步述说

江西乡村振兴进行时

那山空灵深幽，珍藏了美景，挡住了山外来风；那村热情好客，民风淳朴，少了些许市井喧哗；那人满负情怀，趁着春光，耕于阡陌，翘首殷盼。他们曾是农民，出走半生，或已创业有成，或可安享余生。然而，他们却逆着城市的方向，转身奔向农村，或许是不愿将就眼前的舒适，或许是不愿将一份牵挂，也或许是为了心中对乡村的那个美丽愿景。归来兮，他们用脚步述说：情怀作伴好还乡。

左图：4月13日，陈运娇挑着瓦片回家修补房屋。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 
右上：王寒在好客王家向游客讲解（受访者供图）。  
右下：唐向阳和外国游客交流合影（受访者供图）。



本报记者刘菁、高皓亮、秦宏

### “没什么能阻挡我对故土的向往”

深色的西装掩掩内里粉色衬衣的热情，肩上斜挎的小喇叭传出说相声般的讲解词——单看精瘦的身材、一米七的个头、黝黑的尖脸，还有这身搭配显“土”的行头，很难把眼前正在给来客讲解村史的王寒和他的“总经理”身份联系起来。

“你最近的讲解有进步！”“你的意思是我以前的讲解不好喽！”一口还算标准的普通话，暴露出曾经三尺讲台的教书经历，调皮的回应说明他还比较享受这份讲解员“工作”。

江西上饶市横峰县姚家乡的百人小村庄王家自然村有个“CEO”，不是别人，就是这位不可貌相的王寒。一年前，村里成立好客王家发展有限公司，在村民大会上村里人把他这个“编外村民”选为了总经理。

43岁的王寒是从王家走出去的大学生，毕业后在县里一所学校当老师，“恋村”的他下班后放着城里的房子不住，还是天天回到王家居住，好似就是王家村民。晚上回到村里的王寒，爱和村里老少闲聊村里的大小事儿，聊着聊着就聊出了一个“CEO”。

在71岁的村民理事长王有才看来，这个有点“猴里猴气”的年轻人脑子活泛，打小在王家土生土长，自然而然带有根植于泥土的憨厚，在外求学、工作的历练又让他增加了几分闯市场的“精明”，时常给村里带来不少发展新思路。叫了数百年的王家村变成“好客王家”，正是来自王寒的“灵光一现”。王寒的外甥女每次来村里总赖着不肯走，王寒想起这事就跟村里人说：“王家村小并非无资源优势，却有良好村风传承，不如就此把王家打造成‘外婆村’？大家一起干！”

王寒的想法先是引起了村党支部的注意。2015年10月3日，王家村党支部开会讨论：“王家要发展必须改变思路，经党小组讨论，由王寒负责少儿成长教育基地蓝图规划设想。”3天后的村民会议再决定：“决议成立基地筹建理事会。”2017年1月15日又决议“成立好客王家发展有限公司”。

王家的村民大会极富包容性，不论是户籍在村里的，还是从王家走出去考上大学或进城就业的，只要想回村参加，一律来者不拒。爱开玩笑的王寒却还不“领情”，“CEO”头衔多少也有他自荐的功劳。

一阵激昂的冲锋号声“中断”了王寒的讲解，村里“巷战”正酣。“穿红衣服的躲到哪家去了？”参加真人CS游戏的游客迎着王寒匆匆跑过，调转“枪口”向王寒刺探情报。在这一刻，王家自然村27户人家的大门，攻防双方可任意进入。

这源于王寒的“经营村庄”理念。新成立的好

客王家发展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，全村以户为单位自愿入股，最少不低于1万元，最多不超过3万元，公司股本共计48万元。“引进投资更省事，但那样村民就没有了参与感，我们的目的是经营村庄。”

在王寒的掌舵下，开门迎客的王家不仅迎来了孩子还带来了大人，农耕体验、夏令营、亲子游等全面开花，去年头一年运营收入100万元。公司取得开门红，王寒这个天天背着小喇叭当讲解员的“CEO”月薪才700元，比起公司聘请的普通村民高100元。为降低公司经营风险，王寒自己提议，如果公司不盈利，自己一分钱工资不拿。

这样一个小小“CEO”，一不为钱，二没有名，图啥？在王寒看来，公司能把全村27户人家、104人拧在一根绳上。“户口进了城，心始终牵挂着家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在家的感觉无可替代。但只有家乡建设好了，更多人才会有回乡的愿望。”

在好客王家，王寒还有很多“追随者”。“即便不在村庄，也一样能为村里做点事。”春光满目的时节，王家迎来了浙江、上海的远方客人。从王家村走出去、在上海当软件工程师的王昶敏，在横峰县城工作的王玉婷和正在读大学的王佳鑫，把“好客王家”的微信公众号做出了名堂，让越来越多的人从互联网上认识了王家。

自认为年纪大了，德高望重的王有才主动放弃了村里股东大会的投票权。“老观念跟不上新情况，王家的未来更多要靠年轻人。”在他看来，王家的发展离不开年轻人，包括从王家走出去的人，要想办法为他们提供释放建设家乡热情的舞台。

让王寒开心的是，当地政府正在为他这样愿意返乡重构故土的人搭建更为开放的平台。县里刚刚把他从学校调到了文广新局，专门从事乡村文化旅游工作，重点经营好客王家。

### “星星还是那颗星星，山村的夜晚就是亮”

这两三年，47岁的陈运娇几乎都是独居在山间的这栋客家老屋中，养石蛙、收山货……白天忙忙碌碌也就过去了，每到晚上，瘦削的身影站在屋前抬头望星月，怎么看都觉得空旷透亮，名字中虽带个娇字，但除了身形娇小，看不出她身上有任何娇气。

村里人都说陈运娇好福气，因为她嫁的男人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。婚后20多年，她都在村里人的羡慕中，跟着教书的丈夫生活在山外城里。丈夫的教书地点先在江西瑞金市，后来又换到深圳、东莞。陈运娇主要的任务是看管在租住的瑞金市区照顾一儿一女，假期时才回到丈夫的老家——瑞金市拔英乡邱坑村半岭村小组。

回家的路不好走。先从瑞金市坐1个多小时的车到拔英乡，再走15公里山路到邱坑村，从村部到半岭的家是3公里更泥泞狭窄的山路。

2016年，小儿子追随着姐姐的步伐也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。这对陈运娇而言，“算是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”。在深圳的丈夫也让她跟去那边生活。

然而，让所有人都吃惊的是，这个一直以来都围着老公孩子转的农村女人，却非要回到那个半岭的老屋去。她对外理由是：一回乡下，自己的鼻炎不治就好了。

但是丈夫知道，她回家是为了完成公公的遗愿。“不能让房子倒塌。”去世前瘫痪在床的公公两次特地对陈运娇这么交代。公公6岁丧母，全靠靠自己一把泥一把柴建起了房子，里面有老人一生的心血和寄托。陈运娇和孩子们也在老屋度过了20多个寒暑假。婆婆去世后，半岭的老屋坍塌，丈夫把微信名改成了“半岭无家”。

院里的杂草能当柴烧，茅草长到了房顶，瓦也没了，抬头能看见天。”2016年，陈运娇回到半岭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家。那时，交通不便，公路只通到家对面的山脚，中间还隔着一片稻田。陈运娇愣是靠背挑手拎，一趟趟走过田埂，把修整老屋的砖瓦运到了山前。

“房子塌了重盖起来，半岭不会无家。”2017年清明节，陈运娇在公公坟前祭告老屋修好了。“当年没敢说的承诺，终是做到了！”

半岭生态好，夜晚蛙声一片。盖好房子的陈运娇还有更大的想法：“光有房子住不行，还要能长久住下去养活自己。养石蛙是我的梦想，养好了一斤能卖100多元，我这个年纪说年轻不年轻，说老也不老，还是可以干点啥。”一如无数普通农村妇女，她脸上显露出的，正是少有舞台的山里女人追逐梦想的羞赧。

养石蛙要挖塘。路太窄，挖掘机开不进来，铁了心要干的陈运娇自己用锄头挖；石蛙不能喂饲料，要种不打农药的蔬菜……这些都还能一个人应付，最难的是运料没有车不方便，陈运娇决心学车。年近五旬的农村妇女考驾照，这在驾校都成了新闻。“我在半岭等一会，你先上，我再下。”下山有些路段只能容一辆车通过，陈运娇开车下山前都要问问村里谁家在建房子，哪家有车要上山，以便错开车时间。“手上要握手刹，脚下要踩离合器，手忙脚乱。”

陈运娇自己也没有意识到，公公一句“老屋不能倒”的遗愿，撑起了她现在全部的精神寄托。那也是她最朴素的愿望：撑起半岭的家，让丈夫和孩子们的乡愁有安放之所。

丈夫看不下去，周末一有时间就从深圳回来帮忙。“这么多的活要做，你一个人哪做得完。”这个笑起来习惯抿嘴的女人嘴上不说，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，丈夫比任何人都更在乎半岭这个家。

谁都清楚，丈夫比任何人都更在乎半岭这个家。

2017年9月，一条硬化水泥路修到了陈运娇家门前，从圩镇到半岭的近18公里山路全线贯通。与此同时，另一条“网路”也通到了半岭。家里通了网线后，陈运娇把WIFI取名为“半岭有家”。那个周末，丈夫连接上WIFI，把微信名从“半岭无家”改成了“半岭有家”。陈运娇的娘家在隔壁的洋潭乡，结婚20多年，娘家人在今年春节第一次齐聚半岭。

“路通山外，网通通世界。”山里人靠山吃山，山上的毛竹、笋干、红菇、蜂蜜等山货资助丈夫一路求学走向山外。会操作电脑的陈运娇办起了电商，把山货卖向山外。很多人在网上看到了她的图片宣传后，专程跑到半岭来看山乡竹海，走的时候买光了村里的土鸡蛋。

山间雨后，老屋前的油菜花引来蜜蜂，从蛙厂回来的陈运娇给丈夫打着电话：“母蛙又产卵了……”

### 前半生“挖山”，后半生“补山”

山叫丫山，位于江西赣州市大余县黄龙镇大龙村，因远看像“丫”字而得名。

丫山土生土长的唐向阳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个村长。然而，上世纪80年代的开矿浪潮，却让他和开矿结下了缘，先是在丫山的个体矿干出了名气，被县里的国有矿看中，用8年时间从临时矿工做到了矿长。1998年矿山改制后，又带着原班人马成立矿山建设公司，开矿的脚步从此迈出了丫山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。

“外面跑久了，还是想回来。”别人眼里的开矿传奇人生，在唐向阳看来却是“在外流浪”，那个“村长”梦好像总在冥冥中引导他，即便走遍全国最终还是回到丫山。

“山清水秀，自然环境好，山上还有一座唐朝时期的灵岩寺，人文底蕴也深厚。”2007年，唐向阳回农村老家开发丫山的想法几乎遭到了周围所有人的反对。当时的大龙村因矿产资源衰竭已成为贫困村，“核心景区两个村41户人家，只有一栋砖混房，其他都是土坯房。”大龙村党支部书记蓝善荣当时也不理解唐向阳。

“家在这里，这是回来的最强动力。”唐向阳的家在丫山深处的长排自然村，1990年，26岁的唐向阳把户口迁到了城里，父母却不愿离开，至今还一直生活在村里。出走二十多年后再回丫山，唐向阳感到了父母当年的年纪，理解了他们对于农村的感情。

盘活丫山，而非抛弃乡村的商业开发。让那些鲜有人居住的老屋再升起炊烟。家里没有资

金、缺乏人手……这些都不是问题，只要村里人愿意，他就能根据这户人家的情况“量身定做”一个方案，盘活村民家中闲置的资产参与到丫山重建中。

10多年前，这里70%的农房无人居住，多数村民外出务工，在山外买房、租房居住。如今漫步其中，清新悠闲、风格不一，150多间民宿客房错落半山腰，清晨薄雾环绕鸟鸣其中，窗外青山流水花黄菜绿。村民罗勇家里快要倒塌的老宅，公司出资改造成了两层民宿，自己不擅长经营，就将房子交由公司运营，前5年按照与公司2比8的比例分成，每月能分到三四千元住宿收入，5年后分成比例将改为8比2。

9个乡镇唱着山歌叫卖当地的小吃，成了丫山一景“九回头”。灶台建好了，还要点烟人。丫山的发展不能和村民割裂。乡村振兴不是脱离原住民的振兴，而是能让村民宜居兴业的振兴。在唐向阳看来，“每留住一户村里人，就留住了一个个性经营元素，这才是村庄本该有的样子。”

“都是靠资源，原来开矿挖一天少一天，现在更应该做加法。”前半生“挖山”开矿的唐向阳后半生决意要“补山”。在丫山新建房屋不挖土不挖山，为了留住旁边的树，就给房子装上“脚”。这反倒成就了丫山民宿群中的最大特色：房子大多“站”在半空中，还有的房间阳台上长出了树。

10年时间，投入6个多亿，凭着心中对家乡的美好构想，唐向阳把贫困村丫山变成了4A级景区，村民的收入从开发前的人均2000元增加到现在过万元。然而，他总“固执”地认为，丫山不只是一个旅游景区。

“待到音乐满山，丫山也就变成了一座‘乐山’。”唐向阳要把丫山建成一个当地人宜居乐业、外地人羡慕向往的风景别处。他从湖北请来教古乐的专家教游客、保安和工作人员学习音律；2017年12月开始运营的大剧院已演出10多场，剧场火爆。“能生存下来，能用得上，就说明在这里有需求。”

“美丽的丫山存在无限潜能。”在唐向阳看来，开发乡村更需要对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情感。他也曾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威胁、外人质疑的委屈，支撑他走下去的还是大龙村人这个身份：“我是这里的人，根留在这里。要是半道撂挑子，我就没脸回来了！”

2017年，唐向阳把户口迁回村里，在父母的宅基地旁建起了一片茶园。用他的话说，这是为了检验后半段“补山”的人生：“如果丫山开发不好，我就在这里孤老终生。做得好，说不定常有人来山里看我！”

## “三不管”飞地西朱范村成为“文明村”的背后

新华社南京4月30日电（记者陆华东）西朱范村隶属江苏省东海县石梁河镇，与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和山东省临沂市相邻，是江苏省在山东省的一块飞地，当地老百姓称这里“举步跨两省，鸡叫听三县”。

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飞地往往是“三不管”、脏乱差。然而，西朱范村却把自己打造成了富裕村、文明村。

9米宽的柏油路、300多盏太阳能路灯、整齐的两层小楼……走进西朱范村，出现在眼前的是现代、整洁的村容村貌。

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：村道上虽没有垃圾桶，却看不到垃圾。

“看到这些标志了吗？这就是我们的‘虚拟垃圾桶’。晚上光控路灯一亮，大家就知道可以来投放垃圾了。”西朱范村党总支书记王永利指着村道两旁一个个方形区域说。

为何不放垃圾桶？“夏天的时候，垃圾桶上蚊虫总是满天飞，而且有些人扔垃圾还会扔到垃圾桶周围的地上和下水道里。垃圾桶放在谁家门前，谁都不乐意。”王永利说。

为了解决垃圾投放问题，村里多次召开村民大会，最终确定了在村里推行“虚拟垃圾桶”的方案，村民们扔垃圾的方式由以前的“随时随地”变成了“定时定点”。

村里的保洁员王绍谦告诉记者，以前大家扔垃圾比较随意，垃圾桶里的垃圾刚清完，又有人扔，忙活一天，垃圾桶里还是有垃圾，不仅工作效率低，而且影响村容村貌。“自从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后，我每天晚上八点半去清运，基本两个小时左右就能结束工作。所有工作都在晚上完成，白天村里基本见不到垃圾。”

“刚开始村里要求定时定点投放垃圾时，我们不太习惯。后来看到村里越来越整洁，大家就慢慢接受了。”村民王启超说。

在王启超家两层小楼的门前，停放着一辆崭新的小轿车，旁边还有一辆长长的大型运输车。王启超告诉记者，他已经跑了七年的运输生意，每年

差不多能赚二十多万元。

“村里大型运输车有50余台，小型运输车更多。加上村里近年来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和渔业养殖，村民很少外出务工，在家门口就能致富。”王永利说。

西朱范村和谐的邻里、家庭关系同样远近闻名。“上级部门每个月下达的调解任务，我基本上完成不了，村里平时很少出现矛盾，偶尔有些小争执，我还没赶过去，基本上就和解了。”平时主要负责村民矛盾调解工作的吴自成说。

良好村风民风的形成离不开村“两委”班子的团结和以身作则。在西朱范村，每年收入多少，怎么使用，在哪里修路修桥，全部召开村民

大会集体讨论，民主决策。

“去年村里修了一条6公里的水泥路，虽然涉及很多村民的土地，但是我们坚持一碗水端平，一个标准予以补偿，最后没有一个村民找我们村干部的麻烦，道路很快完工。”王永利说。

村干部选举方面，西朱范村坚持比拼能力、人品，而不比拼谁家拳头硬、哪个姓氏人多。虽然村里只有一户吴姓人家，但是凭借出众的能力和人品，吴自成在退休以前连续多年当选村主任、村党总支书记。

“我们村虽然是飞地，但绝对不能‘三不管’。村干部作为村风民风的‘风向标’，必须带好头，增强村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”王永利说。